

The Invisible Heart

看不见的心

一部经济学罗曼史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 | 联袂推荐 |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看不见的心

一部经济学罗曼史

罗塞尔·罗伯茨◎著
张 勇 李琼芳◎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 / (美) 罗伯茨著；张勇，李琼芳译. —2 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1
书名原文：The Invisible Heart: An Economic Romance
ISBN 978-7-5086-2362-7

I. 看… II. ①罗… ②张… ③李…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113 号

The Invisible Heart: An Economic Romance

Copyright © 2001 by Russell Rober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

KANBUJIAN DE XIN

著 者：[美] 罗塞尔·罗伯茨

译 者：张 勇 李琼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3697

书 号：ISBN 978-7-5086-2362-7/F·211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010-84849283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献给我的妻子莎伦





那群披着狼皮的羊

著名经济学家 梁小民

在许多人看来，相信市场的经济学家不讲良心，不讲道德，只看到市场的成功，漠视这种经济中的失败者，是残酷无情的狼。读了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的《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以下简称《心》)，你会认识到，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是对全人类的真正关怀，他们那副狼的外表之下蕴藏着一颗火热仁慈的心，他们是披着狼皮的羊。

不过《心》这本书并不是讲这个道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而是一本爱情小说，以小说的形式来讲述经济学道理。

故事主角是美国华盛顿私立高中爱德华兹学校的教师劳拉·西尔弗和萨姆·戈登。劳拉出身于上层家庭，文学专业学士，讲授英语文学课。她像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充满了对人类的关怀，更多看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萨姆是经济学家，讲授“经济学世界”这门课。他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更多看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这个故事的主线正是劳拉从无法接受萨姆的观点，烦他，到逐渐理解萨姆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并爱上他的过程。



故事开始时萨姆和劳拉都在讲各自的第一堂课。萨姆用原油消耗量计算、免费吃开心果和抢美元的游戏，让学生明白经济学的出发点——“永远也不要低估私利的力量”。劳拉是用华兹华斯的诗句让学生懂得“物质主义让我们腐化”。劳拉对鼓励贪婪的萨姆产生厌恶。这正是经济学家和许多人看问题的分歧所在。故事以后的发展是萨姆和劳拉对现实中许多问题，例如汽车安全带、教师工资是否合理、洗衣店收费标准、对穷人的福利补贴等等看法的争论。萨姆以经济学的观点分析这些问题，终于使劳拉接受了这些观点。尽管萨姆最后由于校方的不公正而被解雇，但劳拉还是爱上了萨姆，这是许多爱情故事的大团圆结局。

书中的另一条线索是健康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克劳斯和政府监督部门（公司责任办公室）主管埃丽卡·鲍德温之间的斗争。这实际是与爱情故事同时展开的一部电视剧。健康网公司把它在俄亥俄州麦塔隆镇的一家工厂搬到墨西哥，向当地工人支付极低的工资，又使麦塔隆镇工人失业，麦塔隆镇随即衰落。此事受到书中除萨姆以外所有人的批评。同时，该公司为赢利推出无作用（甚至有坏作用）的治癌新药，主管监督部门的埃丽卡竭力收集资料想惩罚该公司，但最终还是证据不足未果。

在《心》这本书中，实线（萨姆与劳拉的爱情）与虚线（公司与政府主管部门争斗的电视剧）交织在一起。萨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观点、他向劳拉和学生的解释以及与劳拉家人的争论是经济学家对公众的说服过程。赢得劳拉芳心和学生支持是经济学的成功。本书正是通过萨姆之口介绍了市场经济学的许多基本观点，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经济学家是从承认人的利己心开始的。无论个人或企业从利己目的出发做事都无可厚非。所以，劳拉之兄批评健康网公司，而萨姆为之辩护。他们把工厂迁至工资低的墨西哥是理性行为，为了赚更多钱而使麦塔隆镇衰落也并非罪恶。无论每个人是否意识到谁也摆脱不了利己，批评健康网公司迁址，反对贪婪的人其实是一种伪高尚。

利己无可厚非，要把利己引向利于社会靠得不是说教，而是制度。萨姆



与劳拉第一次争论的汽车安全带问题是经济学家经常用来证明制度重要性的一个事例。萨姆还以英国用制度减少了运送澳洲囚犯死亡率的事例说明了制度上的重要性。这种制度就是按下船时的人数，而不是按上船时的人数来向船主付费。在常人强调人文关怀之类崇高情感的事情上，经济学家强调的是制度。

对于什么事合理、什么事不合理这类事，常人是情感作判断的，劳拉就认为洗衣店洗女装收费高，向教师支付的工资低都不合理。萨姆作为经济学家则强调，洗女装的价格和教师工资都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决定的价值，无论高或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说，经济学家尊重的是市场经济规律。

萨姆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特点还表现在他对政府的态度上。劳拉这些对市场效用不满和关注市场失败者的人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的作用，但萨姆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的自由。书中有关社会福利的讨论说明了这一点。萨姆把这类慈善做法分为众生平等的顶峰慈善机构，即慷慨给穷人钱，和人无雷同的定制慈善机构，即帮助穷人自己脱贫。萨姆批判那种既浪费钱财又养懒人的给穷人钱的做法，而强调提高穷人的能力。这代表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对福利的观点。其实即使在需要政府的地方——惩罚健康网公司造假药的行为，也由于难以收集证据而无能为力。但如果健康网公司这样做，它们的丑行迟早会被发现，并受到市场的惩罚。市场逼迫企业有信誉，在许多事情上政府往往无能为力。这就是对市场的信任。

当然，《心》作为一本小说，其艺术还不敢恭维。论情节，没有金庸、古龙的书那么引人入胜；论爱情，不及琼瑶的书那么催人泪下；论风格，也不似卫慧这类美女作家那么前卫、那么另类。但它毕竟有人物、有故事，是一本小说。这就比经济学著作更能令读者接受，并能在轻松的阅读中接受一些经济思想。

用小说的形式介绍经济学是一种创新，《心》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希望国内也有经济学家写经济学小说。

 代序 那群披着狼皮的羊 ...VII

01 开课之日 ...1

02 美女与野兽 ...11

03 危险与乐趣 ...15

04 晤谈一室 ...27

05 欠薪与加班 ...35

06 关 张 ...45

07 剥削消费者 ...53

 08 神奇的手指 ...71

09 诱 惑 ...77

10 悲 惨 ...85

11 舌 战 ...93

12 困 兽 ...105

13 游戏规则 ...113

14 重要数据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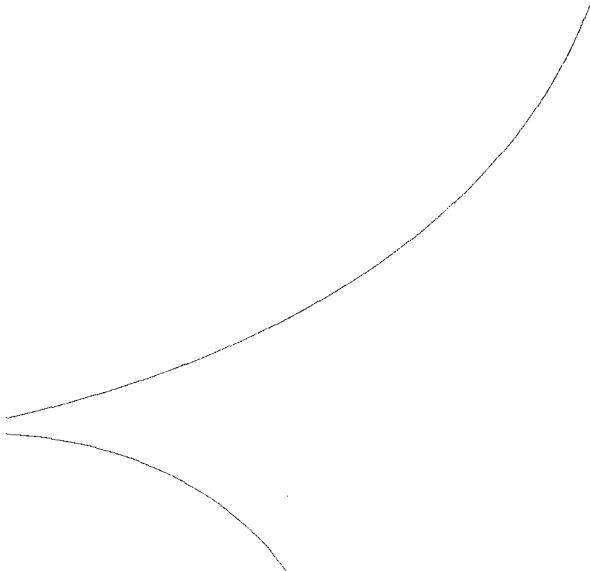


- 15 大善之举 ...131
- 16 真相大白 ...151
- 17 随波逐流 ...159
- 18 最后一课 ...179
- 19 普度众生 ...191
- 20 表演时刻 ...205
- 21 零 钱 ...211
- 致 谢 ...215



The Invisible Heart

01 开课之日



萨姆·戈登一进教室，学生们都停止了交谈，抬头看着他。他瘦高的个子，走起路来就像一只用线操纵的木偶。当他快步走进教室时，所有的关节都轻快地活动着。一头黑黑的卷发更衬托出他皮肤的白皙。他穿着一条卡其布裤子，一件夹克，打着领带——打领带是他每一个开课日的仪式。

开口之前，萨姆抬头望了一会儿。每当一个学年即将结束，由于他的学生们总是见他这么向上看，就猜测所有关于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的答案，一定刻在爱德华兹学校的天花板上。其实，萨姆只是在整理思路而已。

萨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平息内心的紧张。他把金丝眼镜往鼻子上推了推，然后转过身面对学生。

“我叫萨姆·戈登。我们这门课叫‘101条生活技巧’。”他说。

一个学生咯咯地笑了。

“事实上，这是一门高级选修课：经济学世界。上这门课你们只需要有一种极为开放的心态，此外别无其他要求。现在进行一个小测验！”萨姆突然很有兴致地宣布，“拿出一张纸，把名字写在顶部。”

学生中发出几声轻微的抱怨。

“我知道，”萨姆说，“今天是开课第一天，而你们已经是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了，怎么还要进行测验？别担心，很容易的。”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两个数字：531 000 000 000 和 16 500 000 000。

“第一个数字 5 310 亿是桶装原油数量，还在地下有待开采。我们叫它原油储量。第二个数字 165 亿是全世界每年消耗的原油量。测验的内容是：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将用完这些原油？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一个抗议者冲口而出。

“我们能用计算器吗？”另一个问。

“可以。”萨姆回答。

“您想让我们精确到天，还是年，还是小时，还是分钟呢？”另一个问道。

“随你的便。”

学生们开始拼命地敲击计算器，而萨姆则平静地环顾着四周。爱德华兹学校是个教书的好地方——到处都是图案丰富、光滑细腻的橡木装饰板，从门框到排列整齐的课桌。每个新学年开始之日，他都能感受到自己对工作的憧憬和渴望。

这个班共有 18 名学生。第三排有一个金发高个女孩，两眼看着远处，一副做都懒得做的架势。其他学生仍在拼命地写写算算，敲击计算器。“还剩 10 秒！”随着萨姆的宣布，底下怨声迭起。

“时间到。把你们认为的最佳答案圈起来。”萨姆走过去，逐排收卷子。返回时，他一边走一边翻了翻那些卷子。

“你叫什么名字？”萨姆在第三排那个金发女孩面前停下来问道。

“埃米。”

“埃米，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没做。我觉得这是个把戏。”

“为什么呢，埃米？”

“因为这是经济学课，而不是关于如何使用计算器或日历的课。”

“那这是个什么把戏呢？”

“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经济学，所以想不出来，不过我仍在思考。”

“思考就是这门课的目的。”萨姆说着走到教室前方。“要敢于质疑，要独

立思考。还要记住几条人类行为的核心法则。学会运用它们，那你就能在这门功课上领先了。正确答案是：我们永远用不完原油。”

萨姆就此打住，让学生们去领会他话中的含义。最后一排的一个学生转向邻桌小声说：“这是个什么答案？这家伙疯了！”

很多人都认为萨姆·戈登疯了，却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萨姆是个异类，他只是一小群人中的一员。当再过一阵子他开始有麻烦时，谁也不知道整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满城的风雨全都不过是猜测而已。

像爱德华兹学校这样一个崇尚稳重的地方，当初竟会聘用他，这真让人吃惊。爱德华兹学校坐落在华盛顿城西北部一个安静的住宅区内，跟华盛顿天主教大教堂和动物园仅几个街区之隔。它也许是这个首府最有声望的私立高中。在20世纪初期，亦即学校创始之初，学校的教师们经常利用该校的地理方位提醒学生们，人类的处境就在天使与动物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而把人类推向正途，正是爱德华兹学校的职责。但近年来，该校却只满足于将男孩女孩们一味向北推进那些常春藤盟校了事。

爱德华兹学校之所以聘用萨姆，是因为他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4年的教书经验。去年是他的而立之年。在该校工作的第一年，他教过一门政府与政治的课，以及一门经济学的大学选修教程中的很多节课。今年，他开了他的第一门选修课——经济学世界。在这个领域里，他可以随意发挥，任意驰骋。“思考，思考，思考！”萨姆不断地告诉学生们，“世界上的石油有一个定量。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石油。显然，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它用光。对吗？”

萨姆停顿了一下，看着下面一排排的面孔。有人愿意回答吗？

“对，看起来我们好像会把原油用光。”埃米说。

“埃米，你喜欢开心果吗？”萨姆问她。

“谁不喜欢？”

“假设一下，在你生日那天我送给你满满一屋子带壳的开心果。屋子很大，比如说就像这间教室这么大。装满了开心果，有5英尺高，几百万颗开心果。生日快乐，埃米。欢迎你来到开心果屋。这一屋子开心果都是你的了，随便拿。



什么时候想拿就拿，随意享用，不收任何费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带你的朋友一块来。你们吃着开心果聚会吧。你肯定会为之震颤——”

“震颤？”

“就是高兴极了。”萨姆微笑着说，“因为你喜欢开心果，所以你高兴。在外面开心果卖得很贵，而在这间屋子里都是免费的。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一个规则，你们在吃开心果时，必须把壳留在屋子里，不可以把它们带出去。一开始肯定没问题。头几天，也许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开心果一直很充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想找到一颗开心果，就越来越费事了。果壳开始越来越碍事。你和朋友们踉着果壳进来，花上几个小时就为了找到一颗里面有果仁的开心果。你的朋友说，我们以后别在这里聚会了。‘为什么？’你问，‘难道你不喜欢免费开心果了吗？’那么你的朋友们会怎么回答呢？”

“开心果已经不再是免费的了。”埃米说。

“完全正确！”萨姆高兴地大叫，“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宁愿在外面店里花钱买开心果吃，也不愿意在堆积如山的果壳里花上几个小时，找出一颗有果仁的开心果。开心果屋里的果仁成本已经变得太高了。原油的道理是一样的。在最后一滴原油被发现和开采出来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就不再把原油当做一种能源了。发现新的原油越来越难，要不就是已知的原油开采成本过高而不能开采。在我们用光原油之前，我们早就转而使用更便宜的替代品了。记住开心果的故事！”

后排的那个孩子把身子探向他的朋友：“我跟你说过他疯了。在开心果屋里用了那么多时间！”

萨姆教室所在的大厅的另一端，劳拉·西尔弗正努力地平息着心里的紧张。当萨姆·戈登怀里揣着一只小兔子开始上课时，劳拉·西尔弗却感到心里有一个个头更大的东西——可能是袋鼠，在扑通扑通地乱跳。在爱德华兹学校教书是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这门课的名称：英语文学。



“我是西尔弗。我们这门课叫英语文学。你们的第一个作业是阅读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远大前程》。”

劳拉把目光从她的教案上收回，抬头看了看。全班同学都面无表情地等着她继续往下讲。她穿着一条带有图案的长裙，顶部饰着棱线，赭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披在肩上，头顶戴着一枚黑色的发卡，没有化妆。她走到黑板前，又写了一句话：“弄来花去，虚掷精力。”

“有谁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莎士比亚？”有人大胆地猜道。

“莎士比亚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猜测，然后是亚历山大·蒲柏或是《圣经》。不过这句话出自威廉·华兹华斯写的一首诗。在我们开始谈论这首诗之前，让我们先把桌子围成一圈，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这项体力活儿让整个班级立刻活跃起来。当15个桌子全部调整到位后，劳拉把自己的椅子也加了进来。然后她围着这圈桌椅走，让学生们作自我介绍，并说出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

“现在，”当同学们作完自我介绍后，劳拉说，“我想让你们拿出一张纸，用你们自己的话写出你认为华兹华斯这句诗想要表达的意思。答案没有对错之分，你们只管尽力去做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讨论。”

劳拉能在爱德华兹学校教书十分幸运。她刚24岁，耶鲁大学英文专业毕业。过去的一年里，她在以色列的一所集体农场里摘过水果，在一个纸箱厂工作过，夏天她又去了意大利游览佛罗伦萨，以提高她的意大利语水平。对爱德华兹学校来说，聘用一个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是很少见的。可是她的大学教授们给她写的推荐信都对她赞赏有加，而她在为该校十二年级上的一堂有关狄更斯的选修课反响热烈，最终使她拿到了聘书。

她打算在爱德华兹学校教两年书，然后就去读法学院。对她来说，长大后上法学院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她的父母都是律师，她也喜欢辩论，想为拯救世界尽一份力。

“好，”过了几分钟，劳拉说，“这句诗是，‘弄来花去，虚掷精力。’你们



认为诗人说‘弄来花去’是什么意思？‘弄来花去’什么？”

开课第一天总像一次与素未谋面的人约会。初出茅庐的新教师在面对刚刚入学的九年级学生时，尤其感到难受。劳拉的提问在空气中飘荡了一会儿。让她欣慰的是，她面前的一个女孩举起了手。

“埃米？”

“弄来花去金钱。”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把它花了。除了钱还能是什么？”

“那么就请你把自己对华兹华斯这句诗的理解讲给大家听听。”

“赚钱花钱使人虚弱。”

“好极了！这种解释颇有道理。但它又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华兹华斯用‘弄来’，而不用‘赚来’？”劳拉充满期待地环顾四周。一只手举了起来。

“史蒂文？”

“我觉得华兹华斯就想用‘弄来’，因为‘弄来’听上去没有‘赚来’好。赚钱似乎是一件好事，弄来钱似乎不怎么好。”

“这种想法很有意思。你为什么觉得‘弄来’不如‘赚来’好听？”

“嗯，除了‘赚来’，你还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弄来钱，赚来钱听上去是诚实而公平的。弄来钱听上去有点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有点不干不净的感觉。比如偷来的，或是从别人那儿骗来的。”

“有谁同意或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吗？好，金？”

“我觉得华兹华斯想说的是，钱都一样。赚来的也好，偷来的也好，好像金钱这东西总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

“非常好！”劳拉说着笑了笑以示鼓励，“你对这句诗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

大厅的另一头，萨姆正在来回踱步。他狡黠地看着全班同学，拿出一张1美元纸币放在桌子上。



“让我们玩个游戏。”他说，眼里充满调皮的神情，“谁先拿到这1美元，那它就是谁的了。”

一时间，这种完全陌生的教学气氛令所有的学生目瞪口呆。接着，第二排的一名同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抓到了那张美元。

“干得好！”萨姆欣喜若狂，走过去和那个男孩握手。那个男孩不明所以地笑了笑。萨姆回到桌子旁，又从兜里拿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他拿在手里，让全班同学都看个清楚，然后让它飘落到桌面上。

“同样的游戏。”他平静地说。

全班沸腾了。随着一阵桌椅在地面上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所有的学生都向前冲去。一阵短兵相接之后，响起了一声胜利的大叫。萨姆和那个获胜者又握了握手。

“很刺激，不是吗？”萨姆转过身面对全班说，“桌上的钱能让你产生巨大的动力。”那些向前狂冲的学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也有一些还在讲桌前磨蹭着不走，希望还有一轮同样的游戏。

萨姆等到大家都坐好了，才跳到桌子上。他从兜里拿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着，在同学们的头上荡来荡去。一大半的学生像潮水般涌了上去，嘻笑声和叫喊声混成一片，他们你拥我挤，争抢有利地势，头拼命地往上昂，手臂拼命地往上伸。

“这只是个玩笑。”萨姆说着把钱又放回口袋里，“我喜欢教经济学，不过这一次要花掉20美元，未免有点儿太昂贵了。你能相信有些人真的认为经济学枯燥无味吗？”萨姆站在桌子上，俯视着整个班级。“现在告诉我，这个游戏让你们学到了什么？”他问道。

“物质主义让我们腐化。”金用他对华兹华斯的理解回答了劳拉的提问。

“非常好，也非常干净利落，只用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好是好，”金答道，“但是听起来没有‘弄来花去，虚掷精力’有气势。我觉得正是因为如此，诗人才把‘钱’这个字眼略去了。”